佛學月刊

內務總署登記證警政字第三十三號
經中華郵政登記認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第三卷第十一十二期合刊

第三卷第十一・十二期合刊

佛學月刊

淨土經典研究法(上)……周叔迦
南傳轉法輪經……楊 [illegible]
菩提達摩在中國的事跡和學派的傳說(二)……劉[illegible]
經幢(上)……[illegible]
蕅益大師著述年譜(續完)……三[illegible]學人
日僧成尋及其遺蹟開寶寺(續完)……三好鹿雄
沙門統曇曜年代考(下)……[illegible]
日本來華留學高僧紀(八)……習 仁

文藝圃

詩禪辯話序……陳兆年
孕蘊精舍詩稿……[illegible]
山居雜詠……[illegible]
跋玉泉寺志……劉汝[illegible]
與程陳泰居士論世事與修行……[illegible]

本刊第二卷合訂本出版

內容凡論文二百篇，都四十萬言。每部伍元，存書無多，請早來購。

本刊第二卷合訂本，現已出版，平裝一厚冊，裝印典雅，每部只收工料洋伍元。內容有教理論著，經律論研究，佛教史地，佛教文學，等論文二百篇，都四十萬言，實為研究佛學，哲學，文史之重要參考材料。存書無多，請早惠購，以免向隅。

淨土經典研究法（上）

周叔迦

緒說

淨土法門者，念佛以求往生極樂世界也。念佛之法有三，曰持名，曰觀相，曰實相，近世徒以持名一法，便可橫超三界，帶業往生，遂以彌陀經，無量壽經，十六觀經，號為淨土三經，受持是三經具足信願行，而執持一句名號，即已足矣，不必更廣求其餘經論，殊不知無量壽經云，「不了佛智不思議智不可稱智大乘廣智無等無倫最上勝智者，但得於邊地受生，五百歲中不見三寶，不得供養，修諸善本。」設若不廣求於諸經論，何得而了佛智等耶？況往生以發菩提心為其正因，若不讀誦大乘，何從而發菩提心耶？蓋淨土諸祖相傳，初祖遠公實依般舟三昧，以實相念佛為宗，二祖曇鸞，則弘十六觀經，以觀相念佛為宗，三祖道綽，始教人持名之法，是以持名念佛為宗，四祖善導上承曇綽二祖，兼修觀念兩法。近人數祖而遺曇綽二公，已是大謬，而人之根器有利鈍，豈可概以持名一法盡之？法門淺深，後後攝於前前，非於持名外別有觀相，但於持名時更加觀相耳，亦非於觀相外別有實相，即觀相中了實相耳，是三皆以信願為本，所信者何？所願者何？不得不知。信佛之無上勝智，與佛同一悲願耳。是故就諸經中與淨土法門有切要關係者，凡二十經，分為信願持名觀相實相四科，略述其研究之法於左，世之同願同行，可以覽焉。

一　信願門

甲　普賢行願品

淨土之行，信願為先，所信不真，所願不純，則難期往生，往生亦只邊地，是故首列信願門，就信願中，普賢十大願王，導歸極樂，尤為切要，此十願者，即唐般若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之最末一卷，此品於華嚴經中名為入法界品，但晉唐兩譯華嚴，皆無此十願之文，蓋自昔西土，錄冊別行，所以東晉佛陀跋陀羅譯華嚴，又譯出此品重頌，名曰文殊師利發願經，古今凡有六譯，皆只有頌偈而無長行，唯般若譯本具足長行與頌，茲具列於左。

文殊師利發願經一卷　東晉佛陀跋陀羅譯

普賢菩薩行願讚一卷　唐不空譯

大方廣佛華嚴經普賢行願品第四十卷　唐般若譯

大方廣佛華嚴經普賢行願王經　唐失名譯

普賢菩薩行願王經一卷　唐失名譯

發普賢行願王經一卷　近人馮往心譯

至於疏解凡有二種如左

大方廣佛華嚴經普賢行願品別行疏鈔五卷（唐澄觀疏宗密鈔）普賢十願，偈讚關鍵，修行樞機，文約義豐，功高德廣，疏鈔發揮，尤為詳備，故使理趣，前疏中存玄，隨明一真法界性起緣起二門，及約五教以合一心，誠可謂入法界之樞機照長境之鴻濟也

普賢行願王經釋義一卷　近人馮鍼銘譯

此釋譯自藏文，為密宗蓮花戒金剛造，並略取據藏天竺陳那釋迦知識二師所造釋論，間附己注以補申之，甚精要也

乙　文殊佛刹經

淨土者何，無漏因果備已，此經說普賢嚴淨佛土種種行願，及普見如來佛刹種種勝妙功德，西方極樂世界莊嚴如一滴水，普見佛刹莊嚴如大海水，詩讚樂會不可思議，十方無量無邊佛刹中，一切如來皆是文殊之所勸教成就，是故此經為淨土行願，甚為重要，惜無註解，只可勤誦讀耳，古今四譯，三存一闕如左

文殊師利佛土嚴淨經二卷　西晉竺法護譯

嚴淨佛國經二卷　西晉白法祖譯　闕

文殊師利授記會三卷　唐實叉難陀譯　編入大寶積經第十五會

文殊師利佛刹功德莊嚴經三卷　唐不空譯

丙　彌勒三經

彌勒三經者，一上生經，說彌勒於釋迦佛時於人間示寂上生兜率之說法也，二小本下生經，此有二譯，三大本下生經，此有六譯，三存三闕，皆說彌勒於將來出劫之時，自兜率天下生人間成佛之說法也，今具列之如左。

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一卷　宋沮渠京聲譯

此上生經也

彌勒成佛經一卷　西晉竺法護譯

彌勒成佛經一卷　姚秦鳩摩羅什譯

此小本下生經也

彌勒當來生經一卷　西晉失譯　闕

彌勒作佛時事經一卷　東晉失譯　闕

彌勒來時經一卷　東晉失譯

彌勒下生經一卷　姚秦鳩摩羅什譯
彌勒下生經一卷　梁真諦譯　闕
彌勒下生成佛經一卷　唐義淨譯
至於疏解略有兩宗七部，一爲三論宗，即吉藏，有遊意一卷，二爲慈恩宗，有解六部，如左

彌勒上生經遊意一卷　隋吉藏撰

此卷凡有十章，總論彌勒上生兜率及諸天情形，乃至將來下生成道國土人民之事，文頗簡潔，間有訛錯，不類嘉祥原作，且文中雖破地攝成毘諸師，而獨以中假爲宗，中假師者，攝山別傳弟子慧辯之說，與嘉祥所承興皇之說異，是故此卷殆是嘉祥收取他作後人誤題其名耳

彌勒上生經宗要一卷，唐新羅元曉撰

文甚簡約而引述甚富，凡以十門分別，皆極爲切要

觀彌勒上生經疏二卷　唐窺基撰

此疏解劉宋沮渠京聲譯上生經，宋贊寧高僧傳中稱基公遊五台，感異夢，於寺中經藏放光，探之得上生經，因援筆撰疏復獲舍利，是故此疏亦名上生瑞應疏，爲基公精識之作，然時亦較後，是其晚年定論也

彌勒上生經疏一卷彌勒下生經疏一卷彌勒成佛經疏一卷
唐新羅憬興撰

此三疏亦名彌勒三經料簡記，上生經疏發揮淵博，頗會經論，前以五分別，廣辨教緣經宗譯本，故下生成佛二疏則略明來意釋名，文亦簡略也。

彌勒上生經疏瑞應鈔二卷　金守千撰

此鈔解窺基之疏，重在文詞，鮮及理致，前附科一卷，分析甚微

二　持名門

甲　阿彌陀經

持名法門，實基於阿彌陀經，此經中說無量壽佛因勝妙莊嚴殊勝功德，勸人念佛往生彼國，以一心持名爲行，引六方各恒沙佛出廣長舌勸信流通，數百年來叢林奉爲晚課，眞救世福寶，圓頓一乘也，古今四譯，兩存兩闕。

阿彌陀經一卷　姚秦鳩摩羅什譯
小無量壽經一卷　劉宋求那跋陀羅譯　闕
阿彌陀經一卷　元魏菩提留支譯　闕
稱讚淨土佛攝受經一卷　唐玄奘譯

至於疏解，元明清作多半皆泛，茲斷定往者，依宗分述於左

天台宗

阿彌陀經義記一卷　隋智顗撰

疏註簡略，不足二千餘字，初略列五重玄義，科判數言

宋孤山淨覺指謂是附託之作，然不能決定，或係後人假劉節之耳

阿彌陀經義疏記一卷　宋智圓撰

前自序，次依天台五重玄義申明經旨，次叙著述由來，然後以序正流通三分科釋，文辭甚簡，於三觀之旨，絕所發明，然因既撰疏，又作西資鈔以解疏，大約疏多釋義，鈔多明觀，今鈔既不傳，故疏條簡略也。

阿彌陀經略解圓中鈔二卷　明大佑解　傳燈鈔

前有傳燈自叙次隨略解一一鈔釋義致雖宗天台，使有精理

阿彌陀經要解一卷　明智旭撰

前有自序，次依天台五重玄義以明綱宗，然後入文解釋，立義上承天台四明，以三諦三觀弘持名念佛之旨，實為彌陀經解中之名著

慈恩宗

阿彌陀經義述一卷　唐慧淨撰

此述科經為三分，以為佛自發起，正宗科判亦有略中廣三種，略則分二，中則為五，廣則為十，文中釋義依廣法判，最為精嚴，理致玄極，文既精密，義更精微，包括眾宗，蓋集眾說之作也

阿彌陀經疏一卷　唐新羅元曉撰

此疏以三門分別，一述大意，二解宗致，三入文釋，以發菩提心回向淨根為往生正因，執持名號為助因，立解可謂超然，於諸家疏中，最為簡要精細，立論精嚴高遠，所謂取乎上僅得乎中也

阿彌陀經疏一卷　唐窺基撰

此疏於序正後，以七門分別，然叙傳譯部類中，不列其師所譯之稱讚淨土經，而於釋菩薩及六方佛下會及之，稱讚淨土經譯於永徽元年耳，為基公出家之第三年，疑此疏是基公當時初參譯場，助譯此經，隨文箋義之作也。

阿彌陀經通贊三卷　唐窺基撰

此贊於序正竟，以六門料簡，與前疏全不同，蓋是晚年隨緣講說之作，所以與幼年所撰疏，詳略互異也

賢首宗

阿彌陀經疏鈔六卷事義一卷問辯一卷　明袾宏撰

此疏依賢首宗華嚴旨趣，融會事理，既自撰疏，復附鈔解，先通序大意，次以十門開章釋文，後結釋往生咒意，判此經為頓教所攝，並終圓二教，以據經中執持名號一心不亂之文，提撕稱名往生之法

阿彌陀經約論一卷　清彭際清撰

此諸經四分，一明經中要領，謂以一心爲宗，持名爲行，信願爲導，不退爲程，無上菩提爲究竟。二明往生利益，謂無四苦有六樂，及五乘齊歸。三别中問答，有四則以釋群疑，四說偈迴向

阿彌陀經要註一卷　清續法撰

前有自序云，隨文摘錄雲棲疏鈔，以顯念佛念心淨性淨土之旨

淨土宗

阿彌陀經義疏一卷　宋元照撰

思於律淨二宗，皆承祖席，此疏首列自序，以教理行果四法，明經綱要，然後釋文，以執持名號爲經宗，而稱名即是多善根多福德，其他稱業爲少善也

阿彌陀經義疏聞持記三卷　宋戒度撰

戒度爲元照弟子，此記釋元照義疏，前有自序，後有石鼓法久序云足庵據至東方佛現通章而示寂，法久實續成之

阿彌陀經義疏一卷　周叔迦撰

就智正覺世間，衆生世間，器世間，三種莊嚴發以淨土體性，相用體合，事理無礙也。

南傳轉法輪經

楊真譯

如是我聞：一時世尊住波羅奈國，仙人住處，鹿野園中。

爾時世尊告五比丘：「諸比丘！世有二邊，出家勿親。云何爲二？愛貪諸欲：下劣卑賤，凡夫之行，違反賢聖，無義相應。自行煩苦，是爲苦痛，違反賢聖，無義相應。諸比丘！如來捨此二邊，已現等覺中道，以之生眼，生智，寂靜，證智，等覺，涅槃。

「諸比丘！如來云何已現等覺中道，以之生眼，生智，寂靜，證智，等覺，涅槃？八聖道是；謂：正見正思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諸比丘！是即如來已現等覺中道，以之生眼，生智，寂靜，證智，等覺，涅槃者是。

「諸比丘！此苦聖諦者，生是苦，老是苦，病是苦，死

是苦；遇怨憎者是苦；別所親者是苦；略說用五取蘊是苦。

「諸比丘！此苦集聖諦者：能起後有，喜貪俱行，而隨處歡喜渴愛是——謂：欲愛，有愛，無有愛。

「諸比丘！此苦滅聖諦者！於此渴愛無餘，離滅，棄捨，定棄，解脫，而無執着是。

「諸比丘！此苦滅道聖諦者：八正道是——謂：正見(乃至)正定。

「諸比丘！此苦聖諦 先未曾聞之法，於我生眼生智生慧生光生光明。諸比丘！應知此苦集聖諦！乃至已遍知，先未曾聞之法，於我生眼(乃至)生光明。

「諸比丘！此苦滅聖諦，先未曾聞之法，於我生眼生智生慧生光生光明。諸比丘！應現證此苦滅聖諦乃至已現證先未曾聞之法，於我生眼乃至生光明。

「諸比丘！此苦滅道聖諦，先未曾聞之法，於我生眼生智生慧生明生光明。諸比丘！應修習此苦滅道聖諦乃至已修習，先未曾聞之法，於我生眼生智生慧生明生光明。

「諸比丘！我於此四聖諦如來以如實智見悉皆清淨三轉十二行相者，諸比丘；我不於天魔梵世，沙門婆羅門人天衆中稱現等覺無上正等覺也。諸比丘！然我已於此四聖諦以如實智見悉皆清淨三轉十二行相故，諸比丘；我於天魔梵世，沙門婆羅門人天衆中稱現等覺無上正等覺也。

「復次，我已生智生見、我心解脫不動；此我最後之生更不受後有。」

世尊如是說已，五比丘於其所說歡喜信受。又說是法時，具壽憍陳如卽生遠離塵垢法眼，有集法者悉皆以此而成滅法。

此經見巴利藏律部第三，大品第一，第一大犍度，初誦品，第六緣。又見同藏相應部（同漢譯雜阿含）第十二，諦相應，轉法輪品第二，如來所說第一。（前者載於日譯南傳大藏經第三卷十八頁，後者第十六卷二三九頁）

註：弧號中之乃至二字係譯者所加。

我在本刊二卷二期中曾發表過一篇「轉法輪經的比較研究及會譯」，當時除引徵了現存六漢語系的各種譯本外；巴利語系只引了近人瑟格赫通慧二師的兩種譯本而深以沒見過日譯南傳藏及通達巴利文為遺憾。現在因為已經得到日譯南傳藏了，而翻閱閱讀之後，覺着瑟赫二譯都與日譯不符，所以我又把日譯重譯出來，把這甚為珍貴的法王卽位宣言供獻給大衆作個參考。

本刊第四卷歡迎預訂
充實內容、優待讀者

菩提達摩在中國的事跡和學派的傳說（上）

劉　桂　遺稿

今日接得正定一信，見爲紙中(劉桂字)之令兄劉森先生筆跡，仍意見爲普通報告我中病狀函也，不意拆視後突見有「今文啓又四月利旬，余弟病忽變常態，食少便多，竟于十五日下一點去世。」驚視之下，黯然神傷，屈指計之，已四日矣。(即六月五日)方爲繫念之學友，而今竟作故人，噫！亦慘矣。自十八年與君同入北大，預科同窗二年，本科哲學系同班四年，事變後，粉暖故都，晨夕相共者又五年餘，十一年之案首，燈前窗下，情愫相浹，允稱莫逆，而今已矣，君誠絕頂天成，飭刻自苦，嘗因醫且深信之，往執教國醫學院，授中國醫學史，其未竟之講義，爲其嘔心之作，探本究源遠溯至先秦西漢之陰陽家言，蓋陰陽五行乃中國醫學理論之本，複藥煉丹，又涉及道家之丹鼎，君皆深有所發，故于北大文學院授兩漢哲學及道教史，所編講義，皆未竟其稿，而遽病，惜哉！君病由於飭刻過甚，食概飲水，怡然自甘，加以勞神過慮，遂致身體不支而安步食粥如故，且過于自信，自醫之，至晚暗，咯血，則透視診斷，已爲不治之肺結核矣。臥病于京年餘，返家年餘，三年病纏，一朝遽殞，斯士云亡，哲人其萎，撫對遺篇，莫知云何。檢其遺稿，見有「菩提達摩在中國的事跡和學派的傳說」。擬刊諸佛學月刊，由之可見其于佛學之造詣。嘗見其案前自書「月到上方諸品淨，心持半偈萬緣空」，其于佛學之體味修持，亦深有得於衷。爰誌數語于文端，藉凌哀思云耳

六月八日黃證依謹識

（一）菩提達摩的年代和事跡

菩提達摩到中國的年代，有人以爲在武帝之時。他曾與梁武帝見面，互相問答；因機緣不合，北度至魏。(參考大鑒禪師碑文和唐普寂神秀傳等) 近據日胡適之先生的考證(胡適文存三集四)達摩到中國在劉宋亡以前，約當西曆四七〇年左右。根據是：

(一)(達摩)初達宋境南越，末又北度至魏。(高僧傳

二集本傳）既云初達宋境，到中國當在劉宋未亡以前。宋亡在西曆四七九年，可知達摩到中國約在四七〇年左右。

（二）續僧傳：……性愛定靜，遊無遠近，裹糧尋師，訪所不憚。有達摩禪師，善明觀行，循擾巖穴，言問深博，遂從而出家。……齊建武年南遊楊輦，止於鍾山定林下寺。……湘東王蕭繹出鎮劉部，從即拂衣附之。……久之還返金陵，……卒於開善寺，春秋六十有一，即「梁普通五年也。」（續僧傳二集本傳）

「齊建武為西曆四九四－四九七。梁普通五年為五二四。僧副生時當四六四年，即宋孝武帝末年。建武元年他才有三十歲，已決離開北方了。故依着傳文，他從達摩受學當在二十多歲時，約當齊的初期，西曆四八五－四九〇之間。其時達摩已在北方傳道了。」（菩提達摩考證）不過我們應當注意傳中說僧副「遊無遠近，裹糧尋師。」和「有達摩禪師……循擾巖穴。」僧副從達摩受學不見得一定要在北方。

根據胡先生的考證，我亦以達摩的來華約在劉宋亡以前當西曆四七〇年左右。

○　○　○

胡適之先生根據這種考證，不承認達摩見梁武帝的故事，我以為尚有未妥，胡先生不承認這故事的根據，可以分為兩種。

（一）七世紀中葉道宣作續高僧傳，八世紀時淨覺作楞伽師資記，全沒有達摩與梁武帝相見問答的事。

（二）達摩見梁武帝的故事，最早的記載見於傳法記（寶林傳）和成都保唐寺僧作一派所作的歷代法寶記。少後柳宗元在元和十年（八一五）作大鑒禪師碑，其中說有「梁氏好作有為，師達摩譏之，空術益顯」的敘述（柳先生集八）。再後人作傳燈諸錄，幾沒有一書不把這種故事加以詳細的敘述。故事的演變愈後愈詳，達摩見梁武帝的問答，愈後愈奇巧。其實這不但史學方法的眼光一照便知道是偽造了。（以上也是胡先生的意見略述）

這兩種根據，前者可以說是正面的考證，後者可以說是側面的說明。今皆可反駁如左：

（一）道宣所作的菩提達摩傳總共四百五十個字，其中除去二百八十餘字是敘述達摩的禪學外，只有百六十餘字。述達摩一生的事蹟，這一百多字的傳記，絕不能包羅淨盡且能詳盡的敘述。這一方面表現了菩提達摩在當時并不受社會上的歡迎和信仰，另一方面又表明了他的禪學，到了道宣作僧傳的時代，尚不為一般人所注意；同時又充分的代表道宣對達摩一派的禪學之輕視，所以曾稱為三祖的僧璨，四祖的道信，道宣都不曾為立傳。胡先生也曾說：

道宣是律師，故他書中推崇僧稠及南嶽天台一派而對

於達摩一派大有微詞。（詳見其後達摩攻後）

這話一點也不錯。道宣叙述達摩的結局，竟不加思索的用「遊化爲務，不測於終」。寥寥的八個字敷衍了。正是他對達摩一派有微詞的明證。道宣對達摩一派若此，對達摩一派禪師事跡的忽略可以想見。所以就算達摩派中不詳的事，也不足以證明是後人的僞造。此其一。

達摩傳中多浮泛的叙述，記達摩當時所處的環境是「於時合國盛弘講授，乍聞定法多生譏謗。」而忽略其體的說明。達摩見梁武帝，碰了個大釘子，北度至魏；正是這「乍聞定法，多生譏謗」的事實注解。達摩傳正足以證明這故事的確實性，此其二。

此外尚有第三點可說的。道宣是佛教徒，對於各宗派應有偏狹的信仰；而分宗的心情是一致的。對於達摩一派縱有所微詞，但并不反對。達摩當時雖遭社會上一般人的反對，道宣給他作傳却很客氣，僅僅用「於時合國盛弘講授，乍聞定法，多生譏謗」。十六個字輕描淡寫的叙述下去；而沒有一點的具體事實寫出；并且還用了「乍聞」二字，以表明達摩的定法并非無據。這是如何委宛的叙述。然而道宣那知道：他所忌諱寫出的故事（達摩遇梁武帝的反對而北上）却成了後來禪宗史上的佳話美談。

由這三點看來，道宣不記載達摩見梁武帝的故事或是無意的蔑視此宗，忽略叙述；或是因叙述的簡略，未明白寫出；或是有意的輕輕遮掩。總看起來，達摩傳的記載，不足以證明達摩見梁武帝的故事是後人的僞造，却反足以證明這故事的實在。

（二）淨覺的楞伽師資記沒有達摩與梁武帝相見問答的記載，也不足以證明這故事的僞造。楞伽師資記是楞伽宗的重要史料（見諸禪宗史的綱領）。而不是達摩禪宗的重要史料。這宗雖出於達摩，但并不是達摩禪學的正傳，乃是達摩禪學的別派。宗派的成立似開始於法沖（詳見後四）。這種書只能作爲禪宗史的副料，不能作爲禪宗的正史。且此書的作成在八世紀時，傅法記也「是八世紀的作品」（引著提達摩致語）。同時兩種書，一有達摩見梁武帝的記載一種沒有，可以用沒記載的證明這故事的假造，怎麼不可以用有的證明這故事的實在呢？

經幢（上）

松本文三郎 著
舜長叔 譯

一

在中土不問其地之南北東西，苟係古代所建之寺院，無

亦有經幡者。經幡，因其形狀細長，需費不多，故多設施，幾爲中土佛教建築中常設最多者之一，日本佛教，不僅行中土，其寺塔之建築，以至佛前供養物具，悉略一一傚而爲之者；猶有經幡者，許不可曉。中土佛教，雖曰傳自天竺，但天竺實有經幡一物否，不爲問所，所未聞也。意或中土所對其發自中土者歟，當然在胡群，然今所留遺者，然死係傳自中土，合當爲經。

經，或謂幡幢一語，經幡中國且不能。日本寺院自昔用爲供養者，亦有將經幡懸掛其物；但此自與中土經幡之為裁縫不同。日本寺院稱爲佚幡者，乃指張布帛於木竿之表，下垂(經)是，上覆以蓋，成通體乎揭幡者能言。寶幢之類也，既不借經，或爲表其固護之徽，而稍其中央之部分者耶！要之，幢乃梵語之譯，寶幢幡蓋義耳。翻譯名義集(卷七)有：「脫闍，此中譯幢。」者，即是。同書又云：「馱闍，又譯馱縛若，此謂之幢。而言鼓者，波卡叱落也。」寶幢皆不翻。涅槃經云：「今所不取，蓋是梵語故。」之說，最爲允洽。而法雲關此未加若何解釋，乃昔梁所引說幢者。中土釋字，字書謂：「幢，旌幢也。」又謂：「幢，麾也。」復有謂爲：「幡，關西謂來指曰幢。」所謂麾者，乃將帥所持指麾之旗，幡者，謂指：「幟與他今之經幡者。」因爲其爲旌旗附以羽毛者，是以用爲形容詞「幢幡」一時，亦有以爲旗所拂也。經幡以上各者，所謂幢乃天子諸侯所持之旌從而假是其形飾之旌，管以知是用譯幢語之為恰者，不能不謂為是正確之意也。但現今中土經幡經幢之稱，既不在探討之範，亦無天子諸侯諸隨之意，唯只紀紋六段八角石柱耳。其周邊刻有經文，則亦經幢而已。形式與日本之經幢，不無稍相類似之點，然非取其用途，迥然有別，不可同日語也。

天竺之幢，知字本從所示，本為幡器，不復限於佛教，而婆羅門教等，亦用之，似爲國王標識要者或其居處者。長阿含卷十二自歡喜經稱宋說：佛有大威神力大威德而少欲知足：經曰：「若能沙門婆羅門，於此法中，能勤苦得一法者，彼便於彼頭普四遠音：如來今者少欲知足，今觀如來少欲知足，如來有大威德不用於法。」觀此可知一幢寄出，動轉其識幢。可說幢。乃以識者，乃表俗界王者之相當時所爲也。如然，則王者之幢，乃幢之第一義，聖者之幢，可謂爲第二義矣。因表者用幢以爲標識，逐至聖者陸續之寺院或殿堂既舍利塔，亦樹矣，此乃幢之第三義也。法苑珠林卷三十六引撰集百緣經謂：阿育王嘗造千二百塔。後有疾，發不竟其志，時有一道人，現言足，使王見千二百寺、王見之大喜，復謂道人「但使金幢命懸諸刹上，塔寺便得。」此命懸命幢幢，乃寺院之標識，現存天竺古代雕刻品，妄有於塔殿苹(塔邊)上樹幢者，是當因其為佛舍利故。雖而佛教之須

亦樹幢，或掛於柱或插於可插之處，遂號其竿其物亦爲幢矣。自然關時之柱之竿，非屬單純，乃附近有法器佛像佛名等以爲飾也。當此時幢竿既已併幢爲一物矣。但之此幢，實至今猶甚多，間亦有與我國隨時之幢相類者，此乃幢之第四義。日本號爲寶幢者，則亦與此相近歟！此已稱柱爲其物爲幢矣，於是代佛像佛名，書以經典者，亦稱爲幢，然與前者有別，遂附經幢之名已。幾近經幢多刻佛能者，或得以此乃第四義幢之遺意解釋之。幢本爲寺塔之標識，殆乎後世實際幾爲裝飾之用。

以上所述幢之變遷，雖止爲不佞之臆說，但總之，現代中土號爲幢者，乃係多角形之石柱，則亦實際明無容致辨。陝人稱幢曰石柱，俗又稱八楞碑。幢雖不必當爲八角形，但因以八角形爲最普通，故有斯名。復有謂爲八佛頭者，此乃因其八楞上端常雕佛像之故。此外復有稱爲寶幢，花幢者，迨金時代，則曰頂幢，又因其所雕經典多爲尊勝陀羅尼經，故或稍爲尊勝幢子云。

幢字，原蓋從巾，但經典中有時從心而作幢者。巾與心偏極易混，兩唐人寫本，遂有誤者。宋以後或因幢以石作，乃有從石而作𥖁者。此猶知幢之作略，其誤蓋甚彰也。

二

經幢，如前述，雖多爲八角形石柱，但六角形者，亦甚多。間有四角形，十角形者，只不多見，非秘無也，其爲多角形則一也。角之多少，不具論矣，至於其大小，高者丈七八尺，小者不過尺餘，以三四尺者爲多。上覆以蓋，下附臺座，現所存者，臺座多不存，蓋然無關者，比較甚少。又其幢各面端際，間有雕佛像或佛龕者，然亦有略一面一隅刻者，又有作雕於前面者。後世復有勒錫題於雕像之下（雕於下端時，常然經文在上），幢之四周；及刻供養者氏名於雕像之旁，佛龕之柱或臺座者。製作年月，亦多刻於臺座，但亦有利用空白，刻於經文之後者。幢之高者，或刻其表爲二或三，用刻經典，若其故，似爲易讀。所刻經文開始大低先經名，且有記其利益者，如：「佛頂尊勝陀羅尼妙法增得益福之寶幢」或謂：「佛頂尊勝陀羅尼微妙教危濟難之寶幢」或書：「洛爲開元殊文神武皇帝太子諸王百官師僧父母法界蒼生」云云，當以供奉文者。觀此可知當時人士造幢之動機，余與造像同，乃爲利益供養過現未三世衆生而設，非莊嚴寺院之具也。

近上所所刻經典，最多密經，而其中尤以尊勝陀羅尼爲最普徧，此外亦有刻白傘蓋陀羅尼，大悲心陀羅尼，大隨求即得大自在陀羅尼，大吉祥大興一切願陀羅尼等者　密經外，則以刻金剛經，般若心經爲較多，且以與尊勝陀羅尼併刻於同一石上者，爲最普通。此二經外，復有刻彌勒上生經父母恩重經者。尊勝陀羅尼多取佛陀波利譯，復併刻其序文，後世漸次簡畧，或省其序，或節本文，遂有僅

刻其陀羅尼者。自唐以還，從盛行併刻梵漢二體，此則當然。後止刻其咒文矣。

最後敘其製作年代，略加敘述。經幢，肇自何時，迄今疑猶不易斷言，但隋以前，未有此製，則無可疑。縱使隋已有幢，似乎猶未有經幢之作。近今觀察，知經幢之興也乃爲唐代，且在永淳以後之事。蓋爲盛行造塔之時代，唐乃製幢最盛之時，唐雖亦造塔及石經之類，但其有特色者，厥爲經幢。比唐以降，雖不無經幢之作，但唐作實居十之七，可謂盛矣。中國學者亦謂：「唐時造幢，遍於十三道，精藍名刹，殆稜相望。」（殷稷著，多角形經幢之研）至於唐代何以似此大量製作經幢，以不侵說之，乃因佛頂尊勝陀羅尼譯文問世之故。

蕅益大師著述年譜（八）

二靈學人

十二年乙未（一六五五）師五十七歲。元旦有偈二首。二十日，病復發。二十一日，疾起稍止，午刻，趺坐而向西逝。臘月，門人成時於師自傳外作補傳。私謚爲始日大師並作私謚論。復編淨信堂初集等七卷，爲靈峯宗論。共三十八卷。師所定註諸經，尚有二十一種，未完成者，名詳成時補傳中。

補傳：「乙未元日有偈二首。（卷十之四）二十日病復發，二十一日疾起稍止，午刻趺坐繩牀角，向西舉手而逝。」

補傳序：「先大師示寂，不肖成時，謹抱同門嚴命，葺靈峯宗論。時成，戢老人自傳於卷首。因念老人癸巳，甲午二年中，行腳還山，并所有著述。及乙未正月，未後一段光明，皆茫然無紀。同門又謬謂不肖佐行周，知其事為詳，理應附記。辭不獲。今十稽首記曰。……順治乙未臘月十二日。」

·私謚論：「上爲夫日之方昇也。大地未蒙慧光，而昔天行且，讓學者葉未睹明，而夜遊伏枕，作舞興歲，其師之象殘，宜依稱爲始日大師。下許相傳後一日。」宗論序：「上溯諸祖開宗法以來，迄大法陵替，挈大法紀，其味醇乎，其道光明，惟師一人而已。師具開遮二詮，作疏論二說。一門句偈不爲少，汗牛充棟不爲多。諸疏外厥有七部。今轉爲全書，以文爲類。原在稿外別行者，亦以次收入。按三藏，凡諸依撰述，悉入阿毘曇藏，而有二類。

並釋一經者，曰釋論。凡宗十二部經，自成名句文者，曰宗論。今以釋論收疑難疏而七部判題以宗論收之合十卷分三十八子卷下時補傳後二日」。

宗論序說：「大卷惟十，雖繁也。一一卷中，復開子卷得若干冊也。」

靈峯宗論，大卷有十。卷首成時序，成時宗論序說目錄，自傳，補傳，附記，私謚竊議，卷一願文。卷二法語。卷三答問。卷四普說，茶話說文偈錄。卷五書，論，辯，議，記。卷六緣起，序，卷七題跋，疏，卷八傳，讚序，塔誌銘，祭文，卷九頌，銘箴，詞賦卷十詩偈。後附鬧筆集，見閱錄。揚州刻經處刊本。

十四年丁酉(一六五七)師寂後二年，冬月門人如法荼毘，見師趺坐如生，不敢從粉骨遺囑，乃奉骨塔於靈峯之大殿右。

補傳「丁酉冬，門人如法荼毘，發龕啟視，面貌如生，趺坐巍然。牙齒俱不壞。因不敢從粉骨遺囑，奉骨塔於靈峯之大殿右。

康熙元年壬寅(一六六二)師寂後八年。門人性旦泡，遺書粉骨，代師結緣。

成時附記：「老人大言入滅八年，壬寅七月，門人性旦結遊。先奉遺語，而乞不背成時，并偕兒胡質將，粉遺骨代先老人滿甲午臘月初三日所命（甲午）。且用新安積邑胡氏堂族，年三十三歲，退居遊行，散佈爰。不後徒衆，散無傳。為學精細，少年如痛不免衰。雖性相圓明，而以未指為邪為龍，故不敢任法道。身居端而著行，不為人故悼，而益不文其過。著有和西齋淨土詩，及閱藏藏未行。

道光二十七年(一八四七)師寂後一百九十三年。慮趙校宗論之讀淨土者，為秘藏指南。

自敘云：「有明四大老宿，雲棲蓮池，並宏揚淨宗。雲棲已有淨語之刻，紫柏除要語外，未有專書。獨憨山宗論，見於密大師學宗論集。敬曰，讀淨土者，別為秘藏指南之書，倘能揚善發美，則有大利而無害，未逸別刻，附記於此云云。不宜先得我心。因從宗論中，摘出此冊。並附以佛頂文句，選佛譜說。即名曰秘藏指南，成堅師之志也。」

宗論序說：「宗論全部，可取其中讀淨者，別為淨波羅蜜之書。讀淨土者，別為秘藏指南之書。或合上二者，別為不昧因果之書。倘能遍善發美，則有大利而無害。未逸別刻附記於此。」

淨指南，杭州昭慶寺刊本。政波羅蜜，去夏余讀宗論時，曾摘錄之，尚未刊行。

附錄著述一覽及定註諸經題名二表

靈峯著述一覽表（附表一）

書名	卷數	卍續藏函數	宗派部類	存佚	備考	出版處
梵室偶談	一	三〇		存	收入靈峯宗論	南京 揚州
學菩薩戒法		三〇	大乘律宗	存	附於梵網合註	南京
毘尼事義集要	一八	三二	小乘律宗	存	五十二段重治	揚州
重定授菩薩戒法		三三	大乘律宗	存	附於梵網合註	南京
占察行法	一	三五	方等懺法	存	附於占察玄疏	北京
毘尼珍敬錄	二	三五	小乘律宗	存		揚州
戒消災經略釋	一	三七	小乘律宗	佚		
大小持戒犍度略釋	一	三七	小乘律宗	存	亦附於毘尼集要	天津
盂蘭盆經新疏	一	三七	方等經	存		揚州
淨信堂初集					七稿之一	
絕餘編				存	七稿之二	
梵網合註	八	三九	大乘律宗	存	附錄六種	南京
法華綸貫	一	四一	天台宗	存	附於法華會義	揚州
大佛頂經玄義文句	一二	四一	密宗	存		南京
妙玄節要	二	四三	天台宗	存		揚州
金剛般若經破空論	二	四二	般若部	存		如皋
金剛經觀心釋		四二	同上	存	附於破空論	
心經釋要	一	四二	同上	存	附於破空論序說云略解	
齋經科註	一	四二	小乘律宗	存		北京
閩遊集		四四			七稿之三	
大乘止觀釋要	四	四四	天台宗	存	今本作六卷	揚州
大乘起信論疏	二	四五		存	亦名裂網疏附於宗論末	揚州
四十二章經解	一	四六	小乘經	存		南京
遺教經解	一	四六	小乘經	存		南京
八大人覺經略解	一	四六	小乘經	存		南京
周易禪解	十	四七		存		南京
唯識心要	十	四九	法相宗	存		揚州
相宗八要直解	八	四九	法相宗	存		揚州 常州
彌陀經要解	一	四九	淨土宗	存		北京
四書蕅益解		四九		存	孟子擇乳佚	杭州
淨信堂續集					七稿之四	

重訂諸經日錄	二	四九		未詳		
西有寐餘					七稱之五	
法華會義	一六	五二	天台宗	存		揚州 杭州
占察經玄義	三	五二	方等部	存		南京
菩薩戒本經箋要	一	五三	大乘律宗	存		南京
評點西方合論		五三	淨土宗	存	見淨土十要	
唯識心要	一〇	五四	法相宗	存		常州
選佛譜	六	五五	天台宗	存		南京
寶　子		五五		佚		
起信論裂網疏	六	五五	大乘論	存		南京
選西齋淨土詩			淨土宗	存	見淨土十要	
幻遊雜集					七稱之六	
幻住雜編					七稱之七	
閱藏知津	四八	五六	目錄提要	存		南京
法海觀瀾	五	五六	藏集提要	存		揚州
靈峯宗論	三八			存	成時彙七稱而成	揚州
律提持法	一			未詳	見宗論序說	

梵網懺悔行法			方等懺法	存	附於梵網合註	南京
優婆塞戒經受戒品箋要	一		大乘律宗	未詳	見序說	
菩薩戒羯磨文釋	一		大乘律宗	存	附於合註	南京
五戒相經略解	一		大乘律宗	存	今云箋要	天津
沙彌十戒威儀錄要	一		小乘律宗	存	附於毘尼集要	揚州
大悲行法辨訛	一		密宗	未詳	見宗論三種序說	
讚地藏儀	一		方等懺法	未詳	見序說	
教觀綱宗并釋義	二		天台宗	存		南京
十善業道經節要			小乘經	存	附於十經集要	揚州
綱珊錄	一			未詳	見序說	
見聞錄	一		雜著	存	附於靈峯宗論	揚州
秘藏指南			淨土宗	存	趙超輯	杭州
寒笳集					弘一輯	佛學書局
蕅益大師集					僧懺輯	同上
戒波紀書					欣默輯	未刊

定註諸經題名表 附表二

行願品續疏

圓覺經新疏

觀無量壽如來經疏
觀經疏記鈔要
地藏十輪經解
盂蘭經解
藥師七佛經疏
地藏本願經疏
諸戒經疏
金光明最勝王經疏
佛性論解
觀音法門經疏
十二門論疏
仁王經疏
大智度論鈔
四分律鈔
十善業道經解
發菩提心論解
楞嚴正脈科行記要
佛史製稿
普門品讚

以上共二十一部錄自成尋大師補傳

日僧成尋及其遺蹟開寶寺（四）

三好鹿雄

七　寺跡之確立

上方寺之境域，既經決定如上所述，再將開寶寺之位置，「汴京遺蹟志」所述「在上方寺之西」云云。此或係指適西側，抑或尚有相當距離則不明。然最近筆者於現在鐵塔寺南方境外，即推定乾隆時代境內鐘樓之附近處。發見承係祐國寺鐘樓記之明碑。碑已中斷，大半埋土中而未掘出者。此碑文中有：

祐國寺在夷山，即宋開寶寺之東院。

所謂夷山者，爲現在鐵塔寺之所在地也。昔因此處有稍高之丘陵，然因受黃河氾濫，總埋沙土中而化爲平地。祐國寺（即鐵塔寺）既在開寶寺之東院，則兩寺之間無甚遠之距離也明矣。然開寶寺之相與隣接，有時或竟想像鐵塔寺爲開寶寺之一部。亦未可定。

於此再檢討成尋之日記，於日記中不論何處皆記有相國寺開寶寺及其他之寺院。並及與此等寺之僧侶互相往來之事，相繼來訪。關於上方寺之事亦未言及，與上方寺住持往來

之寺又於十月二十四日始參拜開寶寺時之事，序述如次：

「次中門，額名勅諡禪院，塔額名感應塔。入塔燒香禮拜。先奉新混主，次新乞心願泗洲大師眞身塔。入奧處也。非議非眼所及。次七寶莊嚴之柱。造付由京鏡居菩薩聖像。雖皆如此。九重塔有別堂階，心柱二百二十尺。登塔，階口待中殿勅勸造疏云。九重之內皆如高一堂，造立三千佛待中云，若欲參五台，必可宜登九重者。皆登禮拜。登第十階，見西方如堂，次下了，流汗辛苦。次見羅漢堂。造大等身十六百羅漢。最具莊妙。」

並記有登塔參拜羅漢像之事，然若依「汴京遺蹟志」則開寶寺塔，是於此年二十八年前之慶曆四年所焚失者。想成尋所登者必非開，寶寺之靈寶塔，而實上方寺之鐵塔是也。想其外像如此高大壯麗之塔亦有幾處。鐵塔若依常茂徠之「鐵塔寺記」中爲「宋仁宗慶曆時建」，亦猶如開寶寺塔被燒之時所建者。因於非時有壯麗之存在，而成尋稱之爲九重塔。鐵塔爲十三層。此爲困難之點。此等不知爲成尋之誤，抑或爲後代之誤寫，雖如此言，然其後，亦記有「登第十階」卽登第九重塔之頂之意也。此爲京都東福寺所傳之寫本也。然日本內閣文庫，京都北郊大雲寺及松井簡治氏所藏之寫本皆記有「登第十四階」之語。若依「第十四階」之言，塔爲十三層也。與鐵塔爲一致也。又記有塔之高「二百二十尺」然開寶寺之塔有三百六十尺，長度之單位者，其時與其地皆有少異然竟差一百四十尺實爲太過。依村田治郎博士著之「中國之佛塔」中記鐵塔高約有七十米。此依中國現行市尺爲二百十尺也。與成尋之日記中「二百二十尺」僅相差十尺。又有降塔拜羅漢之事。然鐵塔寺於創建當時有無羅漢之事，前書「宋王爾宗還寺碑記」中見知然於現存諸碑「重修阿羅漢寶者供奉上方禪同碑寺碑記」中存有：

「其殿堂各四，其中阿羅漢十八尊，今有碑記可考。明末思宗朝兵燹之餘，黃流潰汴京，西殿堂佛像以及阿羅漢，皆盪沒於浪，萬影於□□□。國家定鼎，重修殿堂佛像已泛々復舊章。時羅漢尚未之修也。有天台僧元容師弟兩人，寄居上方寺，募化羅漢金身。」

之記由此而知鐵塔寺中明代清代皆有壯麗之羅漢像。成尋參拜者實此鐵塔寺之羅漢像也。

如斯可想見，成尋日記文中有將泗洲大師眞身塔後「入奧處也」以後卽至鐵塔寺之境內，係通過荒廢而入內。彼不知鐵塔境內，而入鐵塔寺無疑。

成尋誤以鐵塔爲開寶寺之塔而卽登之。然如前引用之「如夢錄」文中，誤將鐵塔之建築者爲建築開寶寺之浙人喻浩。又於常茂徠之「鐵塔寺記」中記有：鐵塔高三百六十尺，此與開寶寺之塔之高相差。如斯由往昔至明清時代，

兩寺互相混淆此指示兩寺之密接關係者也。

由各點觀之可知開寶寺與鐵塔寺境界之密接然其境界尚不明瞭有「二而不二」之關係，或謂於開寶寺之一寺名中實可知含有鐵塔寺。更成尋日記中未記參詣上方寺及與上方寺僧侶往來事實之理由可得知。

宋之上方寺位於現在鐵塔爲境內之北端，鐵塔河南大學址北號之附近。於鐵塔北，因可有北宋末徽宗皇帝時所築之艮嶽至鐵塔以北無探究之地域。開寶寺亦如「東京夢華錄」中記有，「內有二十四院」更塔亦有。其盛大亦不劣於上方寺。故開寶寺，在現在鐵塔寺域隣接之兩個於鐵塔寺參拜路爲中心。施與如前之推定上方寺寺域，同其境圍向南北爲長，可想而知。如是始得確定宋代開寶寺寺。跡於成尋日記中有：「由皇城北門向北。經數里至開寶寺」之語。皇城之位置，如前述之未確定。然可推定在現在開封城中央以北。今所確定開寶寺址，在城內東北隅於接近城壁地由皇城北門至此，有二三里，乃至三四里，此種推定極爲合理。

方今大東亞戰爭酣，南北皇軍到處立赫赫戰果，大東亞解放，中日共同大事業功績日彰之秋，確定往昔於中日文化交流上甚大功績之成尋遺蹟開寶寺址事，當更感可慶者。

筆者藉由見，而確定開寶寺址之有力機緣。「頭修訪開寺蹟傳記」係由警務顧問寺力氏，及劉前省公，等秘書之好意。前河南省長現華北政務委員會委員陳靜齋閣下撥施費用。補修場爲且兼有用保護周圍在鐵塔寺樂存者可感謝者也。（完）

「沙門統」曇曜年代考（下）

塚本善良 著
靈妙 試譯

太武當時排除恭宗的一段段落，而恭宗長子高宗即位了。像曇曜很早已得恭宗知遇的人，這時得勢力，受到優遇乃是自然的。

不管曇曜，很多的涼州佛教徒都被恭宗所知遇；這時復佛事業，也像是以涼州佛教徒爲中心了。不僅那爲太武宗排斥佛教而犧牲的玄高，慧崇是從涼州來而被恭宗尊信的僧侶，即復佛第一道人統師賢，及現在第二代沙門統曇曜，也是從涼州來的；又注釋了佛與時代元老寇謙的教道融合周偈六卷而被當時佛教界所欽仰的曇柔也是由於世祖的征服北涼，自彼地移居魏都；高宗踐祚以後，被

任用到河內太守的。

以查崇天師道教排斥佛教的太武帝和崔浩爲中心，而決然出兵且成功了的涼州征服，成爲擴張其領土及鞏固北方統一的關鍵之原因，但另一面，則由被征服的涼州佛教徒之手，成爲帝都佛教的興隆。而於毀佛暴政策，犧牲了從涼州移來的諸高僧，如今在復佛時代，自是同樣由於以涼州佛教徒爲中心的活動，而急速的致成了盛大的佛教復興。然則以雲岡石窟彼開鑿的時代的朝廷爲中心的復興佛教，涼州的人居多——我們不得不這樣看；且這種解釋，是有種種實例可徵的。

曇曜在高宗和平(四六〇——四六四)初年繼師賢之後作了佛教復興期第二代的沙門統，但其沙門統時代，繼續到甚麼時候呢？這點他的當傳記上未曾記載，但偶然由於在廣弘明集二十七的高祖孝文帝的如下的詔勅，約略可以推定一下。他的題目是「帝以僧顯爲沙門都統詔」，文曰：

門下，近得錄公等表，知欲早定沙門都統，比考德選賢，寤寐勤心，繼佛之任，莫知誰寄，或有道高年尊理無忽新，或有器玄識邃，高挹塵務，今以思遠寺法師僧顯(中略)可敕令爲沙門都統，又副儀貳事，緇素攸同，頃因曜統獨濟，遂廢茲任，今欲毘德贊禮，固須其人，皇舅寺法師僧義(中略)用膺副貳，可都維那以光賢徒。

有文深的思遠寺，在釋老志太和元年二月永寧寺行幸的記事之後，有這樣文：

又於方山太祖營壘之處，建思遠寺。

而高祖本紀記載着太和三年八月建立思遠寺：

(太和三年八月)乙亥，幸方山，起思遠寺。

想來僧顯爲彼寺寺主，許也是孝文帝太和三年以後的事。

又皇舅寺，水經注卷十三㶟水有這樣條文：

南遶皇舅寺西，是太師昌黎王馮晉國所造，有五層浮屠，其神圖像，皆合青石爲之，加以金銀火齊衆綵之上，煒煒有精光。

這是孝文帝時代的皇舅而終得中太師的馮熙在平城建的寺。

同時，在平城的思遠寺和皇舅寺的僧人，被任爲中央的都僧統，都維那；所以可以認爲是在建都平城的時代，即太和十八年遷都洛陽以前的事能！

又文中說，安置副官，僧俗相同，但近來因曜統獨濟，遂廢此任。今任用僧顯，爲都維那，作都統僧顯的副貳，所以可以認爲：僧顯僧義的任命，是「曜統」歿後，被任爲繼承者的，曜統者，豈卽曇曜僧統罷？然則，我們可以推知：曇曜到太和末年任沙門統，而不失爲都維那等的大官爲全佛教教團的領袖，週旋於朝廷和佛教教團之間，幾乎是掌握其獨裁的手腕，從事佛教興隆的事業了的。

曇曜死殁的年齡也不明，然而姑設已在魏征服涼州之年（四三九）以前在涼州地方受太傅張潭的崇敬歸依。假使征服涼州之年曇曜三十歲，則復佛之第二年再奔京師作爲沙門統而被迎了時（四五三）是四十四歲；和平元年（四六〇）爲沙門統時是五十一歲。孝文帝太和三年（四七九）建立思遠寺之年是七十歲。這樣看來，至少他是作沙門統而活動到七十歲以上的高齡，這種高齡，又作爲佛教界的元老僧資格充分能從得朝野之尊敬了！

要而言之，我們可以知道：曇曜於從國家滅亡成爲截法殿害的悲劇經驗移住，更經驗了所謂毀佛還俗的僧人的人生的最大苦難，四十五歲前後之時，又逢到佛教復興，再許出家，朝廷特請之隆渥，以後大概二十年間以上或三十年間，成爲佛教復興事業之中樞而活躍。

——本文節譯塚本善隆氏中國佛教史研究，譯文並承羅時敬君潤飾，特此致謝，譯者。——

日本來留學高僧紀（八）

哲仁

道元

釋道元，平安城人，源亞相通忠久我之子，幼出俗，參明庵西公，後依明全禪師，貞應二年（宋嘉定十六年）隨全入宋，達明州界，登天童山，時無際派公據主位，謁見器重。辭隨擬出，訪浙翁琰公，問答機語不契，去遊諸剎，謁一時名匠。次年甲申，將擬歸帆，有一老者勸參見天童長翁淨和尚，元乃錫登太白，翁相看忻然，即許參堂，隨侍四載，盡得其秘。寶慶三年（安貞元年）返國，後居興聖寶林寺，爇香爲長翁和尚拈出，參玄之徒，歸者如市。其叢規典刑，一則太白，後雲州太守波多野義重建越前州吉祥山永平寺，延爲開山始祖。建長五年秋八月二十八日寂，世壽五十有四。著正法眼藏若干卷，永平清規，學道用心集等，又廣錄十卷。（道元和尚行錄本傳十九）

思順

釋思順，號天祐，侍思禪法，航海入宋，歷參諸老，及見北礀簡禪師，命居侍局，坐臥咨請而有所得。在宋十三載，返國，就洛東草河創勝林寺，唱大悲之禪，樹風者歸衆。（本傳十九）

辯圓

釋辯圓，字圓爾，俗姓平氏，駿州藁科人，嘉禎元年

(宋紹定二年)浮海達明州，寓景福院，謁月堂宗設律，入天童山，見癡絕沖公，指抵郁下，謁天竺寺柏庭月公，質性具旨，月公優禮，親自撰榜疏，榜傳，圓覺，金剛，頂鈔幷台宗相承之圖。又參笑翁堪於淨慈，石田薰於靈隱，時退耕寧司知賓，指圖見徑山無準範和尚，範一見器許，亦侍巾瓶，參詳親炙，遂了大事。一日範公謂曰：爾供海浩渺，於我竹篦下一時乾枯，他日時因，須於焦涸渦處橫起波瀾，證無際檀，發揚吾道，隨從上乃祖遺丘，永利未來際。淳祐元年三月朔夜，範公召則燒香謝曰：爾道化時至，早歸日本，提唱祖道。從毅親書宗派圖，上堂拈華像，左右西天四七，東土二三，南嶽以下迄無準，的的相承。其尾署曰：久野圓爾師，幷付密庵祖師法衣，及自贊頂相，仲夏道圓，(仁治二年)大弘禪教，王公宰臣，多宗事之。弘安三年十月十六日寂，壽七十九，有語錄行世，正和間敕謚圓師徵號。(延寶、本傳二十)

道祐

覺道祐，筑前州博多人，嘉禎中(宋端平中)泛海入宋，謁諸善知識，後依徑山佛鑑禪師，研幾參詢，一日入室，鑑問曰：日本國裏有禪也無？祐應聲曰：大唐國裏亦無。鑑深肯之，淳祐乙巳夏歸國，隱於洛北妙見堂，不與世接。建長八年二月二十日寂，壽五十六(本傳。十九)

了心

釋了心，號大歇，入宋紹遊禪林，歸國居相州壽福及京兆建仁寺，有楞嚴經，楞註十卷名心書，日本禪苑，雖始於明菴，衣鉢與宗，於心何當。(本傳十九)

榮尊

釋榮尊，號神子，幼習天台教，後參長樂禪園朝，嘉禎中(宋端平中)入宋，見徑山無準和尚，時年四十餘，以言語不通筆所契，時承一因師在侍者寮，就而研究，多所發明。在宋三載返國，大弘禪法於萬壽，報恩，沙樂諸刹。文永九年十二月廿八日坐逝，春秋七十有八。(年譜、本僧傳。)

詩禪輯話序

陳兆年

論詩之書，傳於世者，自梁鍾嶸詩品而下，無慮千百，其中之銖略粲然者，居其大半，迄於晚明，斯風尤甚。文章之士，以談藝相誇尚，而獲貽受嗤，曾不旋踵。夫形諸詠詠乃發於性情，靈府持藏，非淺智所識。自唐釋皎然遺詩式一卷，始爰引佛經，以相宣究，嚴滄浪王漁洋而後繼軌，倡爲妙悟及神韻之說，測奧造微，皆有建樹，流風所播，或遠或近，涓涓之水，遂成江河。蓋研從心要，佛書爲將，鉤析神髓，素亡偏執，是故涂述者自局於方隅，甚含

者設巢於瀚海，茲涸原覓流，但同蠡測，擇其尤要者，略爲一論，客中無書，自知簡略，擷案之功，暇當拾補。

心識奧眇，難以明辨，而爲用之要，不越情之與理，情生於覺受，理出於異同，有生之類，咸業大賦，猶百骸九竅，人所同然雖聖哲不獨多，愚庶不獨缺，然機稟不二，發從斯殊，故斤斧同操，大匠獨有裁成之功，繩尺易握，師曠乃無獨聽之巧，蓋凡庸之人，役心逐境，與接爲構，日以心鬥，神明勞於計較，機趣昧於分別，是非了較，途徑守隘，於是物我交錯，從此隔絕，我法二執，轉益膠固，少有聲色之遠，非有利祿之困，終身役役行盡如馳，顛倒流溺，情理兩傷，若夫詩人之心，逐物而動，與常人無殊，然物我之際，有所獨興，目所見，耳所聞，根塵交觸，既觸所受，捨內明外，未嘗非物順於遊心，未嘗非我，蓋接而不構，則我執不堅，應物斯順，則物我咸同，故對花濺芳，楚客有燕婉之歡，風雨如晦，詩人有亂離之歎，臨轉際物斯感，喻鼓風於地籟，猶且滋發彌鮮，若醴泉爲芳附也，故寄高情於景色，託生命於歌詠，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爲一，殆莊生所謂其次有物而未始有封者歟。

皎然詩式云，康樂公早歲能文，性穎神徹，及通內典心地更精，故所作詩，發皆造極，得非空王之助邪，又云，向使此道尊之於儒，則冠六經之首，貴之於道，則居眾妙之門，精之於釋，則徹空王之奧，夫佛法之妙，窮數盡化淵玄如海，我法雙遣，遊於空寂，言語道斷，心行處滅，妙悟超絕，二乘且不能窺，況於求深物情者邪，故及通內典，心地更精之語，信爲的論，而謝靈運徹空王之奧者，不覺詩說誠貴，自謂其宗，見諸於何氏（何文煥歷代詩話考索）良有以矣，禪理之寓諸詩者，爲常靈運，如劉竹溪所謂詩來自景深厚，不可顯捨，益階級高遠，以至於無路，皆以法除我，又以空除法，又以畢竟空除空空，於空者，乃無思之境界，情識破除盡淨，其意自明。（以上竹溪禪語兩往結，蓋結於內心，分別混淆，客諸我見，終爲法縛，實被私欲調伏，終必於然，客諸我見則識業等之境，心不礙於是非情不妄於染污，以欲調伏，則能應感無心，凝通不滯，若非六之言語，虛谷之話和，此所謂心地更精者矣，若設之於道則幾於未始有封，未能未始有物，通之於禪則覺見爲佛之所握而爲詩人之所求也，嚴滄浪影響論，方透徹矣，負嘅自得，意遠珍甄矣。

詩式又云，文外之旨，若遇高手如康樂公，覽而察之，但見性情，不睹文字，蓋儲道之極也，此爲宋嚴滄浪之所本，嚴氏知以佛理言說詩之妙，而又知分際之間，不可混合，於是假用其意，而易爲方喻之辭，意旨妙遠，語無滯礙，說詩之士，推爲宗旨，滄浪詩話云，論詩如論禪，又云，大抵禪道惟在妙悟，詩道亦在妙悟。又云，所謂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詩者，吟詠情性者也，盛唐諸公，

僅在興趣，羚羊掛角，無迹可求，又云，凡借禪爲喻，雖獲罪於世之君子不辭也，曰不落言筌者，卽皎然不睹文字之說也，曰妙悟者，卽皎然心地更精之說也，夫心地精微，則敏於觸受，敏於觸受，斯稱妙悟，帝皎然就其體言，滄浪就其用言而已，曰興趣者，乃情趣興味之省言，不涉理路之表辭也，要之二家之說，旨皆相同，一則以佛理與說，一則借禪乘方喻，爲少異耳，而世人往往不明滄浪之意，以爲援禪自重，巧涉玄談，因相詬病，甚無謂矣，更有進者，皎然之說，但論心境，滄浪之說，並及措詞，蓋滄浪之時，江西詩派，盛張於世，樹容豔音結之境，爲深刻詰屈之辭，與盛唐高華自然之格殊途有道，故嚴氏有大乘發聞之日，以爲當世詩風降諸品下，著禪味，落言筌，舉且增，而道日損，文心雕龍明詩篇云，人稟七情，應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心有所觸，口有所吟，觸風則大和，冷風則小和，自而然不假推求而然也，詩以述情，情由觸受，述其所觸，則聽者與其同觸，與之同觸，因有同受，猶珍羞之美，聽諸諸說，不如設嘗一勺，此唐音也，所謂文外之旨，不著制斷者矣，(不著制斷，爲王漁洋論王摩詰自以爲夫絕句語。)，晚宋之詩則反是，不述其所觸，而稱其所受，猶盛陳宗廟之美，而不升夫子之堂，雖感物吟志，而有乖於自然矣，故妙悟親證之別名文殊有言於無言，未若淨名無言而默會也。(近人王國維人間詞話論隔不隔之說，義亦同此。)

漁洋詩話俞兆晟序云，先生自言平生爲詩，凡經三變，少年宗唐，中年宗宋，終則大音希聲，歸於平淡，先生文唐賢三昧之選，乃造平淡時之事也，唐賢三昧集漁洋自序，謂，嚴滄浪論詩云，盛唐諸公，惟在興趣，羚羊掛角無迹可求，又司空表聖亦云，妙在酸鹹之外，康熙戊辰，歸自京師，居寶翰堂，日取開元天寶諸公篇什讀之，於二家之言，別有會心，錄其尤雋永超詣者，自王右丞而下，四十二人，爲唐賢三昧集，接滄浪之意，但在不涉理路，不落言筌，以視嚴及自然爲依歸，盛唐以前，皆稱上品，故其立言也，所造至精，所表表精，漁洋自道所本，而謂別有會心，亦猶冰別於水，青出於藍，其原雖同，其流孔異，其途精，其途遂狹，故漁洋得別樹神韻二字以易妙悟含蓄之宗，夫不可方物之謂神，妙造大和之謂韻，(孟子，聖而不可知之謂神，韻爲均之後起字，說文新附，韻，和也。)神以明感觸之變，韻以名品藻之格，超越常言，情在詞外，獨標新穎，狀溢目前，(用近人黃侃解釋文心雕龍隱秀語)所謂超詣者求，其本詣矣，推其極致，則涉於道家之藩籬，無以爲體，有以爲用，長短相形，高下相傾，寓靜於動，貌遜神遠，義相反相成，爲中國談藝之極則，皎然詩式品藻篇云，謂靜者，非如松風不動，林狖不鳴，乃意中之靜也，謂遠者，非謂淼淼望水，杳杳看山，乃意中之遠也，神超象外，味逾酸鹹，此之謂矣。

說詩之要，少涉玄邈者，無慮數十家，編排所寄，時偏於是。至有諸與發問，從乖詞近，支曲偶詳之處，皆隨文暗附按語，以啟支流，窮義之見，識誤當所不免，通雅之士，有所匡正，至所望也。

孕蓮精舍詩稿

靈龕

極樂寺

其一

極樂西方寺，門臨水一泓，簾中春日暖，窗前浪花閑，得見青綠蛙，檢猶黃鸝語，幽處不到處，魚鳥亦欣然。

其二

入寺聞僧話，茶香竹影浮，松風飄貝葉，禾露養禪想，寄疑羅密語，僧同居消歇，證明動問訪，寄我霧中遊。

其三(勺亭)

由來一勺水，源遠而流長，不異曹溪味，能消熱惱腸，人人洗腸胃，個個得清涼，何福若安坐，頓然證念忘。

萬壽寺

昔日曾為殿，清漪湖不遠，依稀帶遠跡，碧樹聳雲巔，談法禪檀道，陣經琳花紅，六時勤講說，花落鳥虛空。

山居雜詠

地然

禪衍人稱我自香，晚風吹上拍衣流；相思樹裏無情石，只有冬雲淨夕陽。浪花浮架上流轉，遠近高低欲語難，要我人心無所見，一曲清作耐山看。

跋玉泉寺志

劉汝霖

玉泉寺志六卷，光緒十一年刻本，此書乃清釋彌由等重修，而當陽玉泉寺志也。先是有胡琦者，始創寺志，惟時代已不可考。及明神宗時，庚門老人與袁公安民（弟宗道、宏道、中道）邑校讀子弱殺而新之，惟有涉物火，

蕩然無復存錄。康熙己酉夏，當陽梁引之編纂縣志，據寺乘，作祀二十八檔，乃請之縣主李公。公曰，玉泉名冠四絕，而志藝無聞，乃有土者之責，亦士大夫之責，遂命引之綜領其事，而公劄作以助，遂成二百零二檔，其中不無缺略。光緒乙酉，邑紳陶廣唐又勸寺主澂山續修，由乃與祖印旁搜博採，缺者補之，略者詳之，遂續成二百九十二檔。本書除卷首有序及修志姓氏凡例目錄圖之外，又有六卷。卷一者，山水祥跡公撥事紀也。卷二者，古蹟碑宗護法也。卷三爲詞翰志一，自附至明。卷四爲詞翰志二，皆國朝人。卷五卷六乃五七言古今體詩及四言贊銘也。此書以康熙時本與後錄之文混爲一起，不可分別，而仍以梁引之語置於各類之文之後，殊欠妥善。余按玉泉山之名人，在隋有智顗，在唐有神秀。然在常人心目之中，則還不知關壯繆，觀張商英之重建關將軍廟記，及建關三郎廟紀，則壯繆父子之受常人崇拜，自宋已然。余考世俗以關公皈依佛教，蓋有所由。天台智者禪師傳云：隋開皇十二年，智者至當陽上金龍池，欲立道場，入定，見關某管，某神住此山，欲爲智者立一舍立寺。智者七日出定，而棟宇煥麗，神即受師五戒。師致書晉王，王表賜名玉泉寺，以關某爲寺伽藍神。又按唐范攄雲溪友議記關公事，述言玉泉寺云，或言此寺鬼助土木之工而成祠，有三郎神，即關三郎也。廟中偷盜，則有大神掴其面。蓋以三郎護寺，因言其助工，因以移之關公。此乃表明關公之與佛教發生關係，乃由關三郎而來。又廣西臨桂龍隱有宋至和時將送綠所鑄三像，一曰天台教主智者大師，一曰華天相勝關將軍，一曰權越關三郎。其時關公在佛教人之心目中蓋已有地位，故復與關三郎分開。此後關公聲勢日大，於是關三郎乃降爲關公之子矣。實則關三郎之得名，還較關公爲早，北夢瑣言云：咸通後，長安坊巷謠言關三郎鬼兵入城，家家恐懼。楊琛自臨谷入洋源，至秦嶺，回望京師曰：此處應免關三郎相隨也。語未終，一時股栗。則關三郎本一鬼神，且不專在玉泉山。乃無故深入玉泉寺，遂與關公歸神之地相近。而又牽連關公。於是關公身後之榮名，遂藉是以傳，亦云奇矣。又寺志中有司馬知白之壽亭侯印記，不知漢壽爲地名，而以爲關公乃漢之壽亭侯。且亭侯位本不高，又係在曹氏治下所封，而世人對此封號，深印於心。（聊齋誌異之漢公子亦作如是稱。）於西蜀所封之侯號，返置之不問，此當非古人所預也。且關公即曾用此封號，亦無將此印信携至南方，更傳至蜀地，以生平未嘗至蜀也。然由此亦可知世俗於關公之傳說，自宋世已然矣。

本刊歡迎投稿，佛學問答，佛教消息，詩文小品，尤當速先刊載。

與程際泰居士論世事與修行

楊木

際泰法兄智眼：日前快聆　揚談，深以淵汲世網，不能安心事道為憾。具見　深心篤學，逾越常情；良足欽佩！木前綰居亦具同感；故毅然來就學佛院。俗務屏除，淨緣增上；本可一心精進行持；迄今，荏苒兩月矣，攝念作心，猶傍徨未能也。年來倡得修行初步；要在隨時隨地，繫心佳緣淨念相續。徹祖云：「一切法門以明心為要；一切行門以淨心為要！」實學佛者之指針也。若不如此；所謂不如輕重緩急者，任何環境弗克有濟。昔聞諸某老曰：「時丁末法：：：昔見諸閩數十年落無所得，徒增見慢者。」某老，當今之雜除諸也，如所云云誠諦不妄；策心行持，豈在寓境耶？頃數散間，院長調話，於此「即俗而真」之理，頻頻開示；落落諸理益堅歷信。

人每喜分修行與世間事為二；曰：此世俗事非關修行；彼修行者不預世事；是大謬誤。實則修行在人不在事，在心不在境。修行與世事，亦絕無鮮明界域可分。心念在行，作一切事加以理觀合之，無往而非淨行。否則執法執我，固知觀空；雖在禪誦，拜懺，念佛，亦屬世間事也。何以故？以諸淨莊嚴，本不可得之妙法，還為取相之雜染故！有漏有取三界繫故。——此中理趣甚深甚深，當究般若經——換言之，若能隨時發念作心：是眞修行！如天台止觀謂：

若作時，應作是念：我今為何作事？欲如此作。若為不善無記等事，即不應作。若為善利益事，即應作。……了知因於作故，則有一切善惡等法——而無一法可得！……反觀作心不見相貌；當知作者及作中一切法，畢竟空寂。（小止觀上，頁二十四）

事事如此作意觀照；如猶若隨目道三昧中，指示於行住坐臥食語，六威儀中，一一具修六波羅蜜。如此，雖然作事；而知法無得；雖知法性空寂，於所應作纖細不捨；是即眞修行矣！是眞大乘菩薩行徑。禪誦總念，隸屬增上，而無非助成此行。大心衆生，的當以此為主——為正行也；苟非然者，當時身心迷散，縱禪誦時處心空寂，一曝十寒庸何及已？

從因從人，說其修行為避世遠離之學，大法將益衰矣！今日吾儕，直探一乘教海，修行大士四弘誓願，攝持一切衆生以為己身。——當讀朱慧洋居士大菩提論懺宗諸巴上師菩提道次論諸書——應當將己，普願救拔；普願證得大菩提果！恆時利樂一切有情。由即日起，隨行六度四攝；即事而眞：實為當今佛子之亟務也。若處道業未定，不能下井救人，諸緣具足，閉關禁足，持誦加行三數年月，何嘗如之！若資緣關障礙，亦勿勸發；益當精進七支，勤行五悔，俾得早日業消智朗，財法資糧備足，利生自利，直趣妙莊嚴海也。

佛教新聞

玄奘法師靈塔在觀音殿建築

玄奘法師靈骨運京後，即由教界合成立玄奘法師靈塔籌建會，經數月之籌備，現已決定在北海九龍壁觀音殿故基，為建塔地點，並擇于七月十一日上午十時舉行開基結界典禮，該會特發出通啓，邀諸山大德，十方善信，屆時參加，共結勝緣云。

菩提學會成立施診院

北京菩提學會為救濟貧病無力延醫者起見，特創設施診院，分內外兩科，凡來院診病者一概免費，定于國曆六月十三日開始施診，院址在北京北長街北首路東，電話南局五四九六號。

中國佛教季刊出版

中國首創中英文合刊佛教讀物

中國佛教季刊係由各地著名佛教學者執筆撰稿之刊物，關心佛法之善信，不可不讀。零售每冊價六元，全年二十元，發行所上海江西路三〇四號中國佛教季刊社。

聊城洗塵蓮社近訊

山東省聊城縣自從淮海禪院修復之後，佛教日漸發達，並請有居士呂興輪等，在該院成立正信小學及女子道社，並請天津洗塵法師至該處講經，皈依者甚衆，並為提倡佛法，於夏曆五月七日起，啓建念佛道場七日，參加者極為衆多，圓滿之日，并對該道社改名為洗塵蓮社以利弘揚而資紀念。

日本龍谷大學編纂梵藏漢文阿彌陀經

日本龍谷大學佛教原典編纂部，以三年之苦心精研，近完成梵藏漢譯之阿彌陀經，此殆為日本二千六百餘年來佛教界出版佛教原典語本合璧叢書之第一部，是可為研究印度文化者詳盡之參考。

中國佛教學院

增設藏主專修科

北京中國佛教學院，近鑒於中國各大叢林，年代久遠，所有法器古物經典等，多有歷史文化之價值，而一般僧侶，不諳保管之方法，尤以經典往往時之蟲蝕，莫能窺覽，特於本年秋季增設藏主專修科，一年畢業，專授以經典古物寶藏整理保管之方法，以及佛教史理等，俾以專門學識，服務叢林，以保存國粹，而為佛法增光，宿膳書籍概由該院供給，每學期收學費五十元。如經各大叢林保送者，可以免費，七月六日開始報名。

中國佛教學院招考新生

——分預科・本科・研究院・藏主專修科・居士專修科——
——為緇素研究佛法之最高學府・報考者勿失良機！——
——七月六日至八月廿一日報名・八月廿三・四日考試——

北京中國佛教學院在周叔迦院長主持之下，四年以來，成績斐然。今年暑期決擴大招收各科新生，並增設藏主專修科，專為造就叢林與藏經典人才，新設之居士專修科，則專收在家學生。茲將該院招生簡章列後：

教育總署立案　中國佛教學院招考簡章

一、年級　預科一年級　本科一年級　研究院研究生　藏主專修科一年級　居士專修科一年級

二、資格　預科各佛學院畢業　本科高中畢業及同等學力　研究院曾任各佛學院教員或大學哲學系文學系畢業　藏主專修科須於佛教經典有相當研究者　居士專修科大學哲學系或文學系肄業一年以上者

三、年歲　預科十六歲至二十五歲　本科二十歲至三十歲　研究院二十五歲至三十五歲　藏主專修科二十歲至三十歲　居士專修科二十歲至三十歲

四、待遇　預科錄取者膳宿完全由本院供給月給津貼陸元　本科錄取者膳宿完全由本院供給月給津貼捌元　研究院膳宿供給三個月考績一次酌給獎金　藏主專修科膳宿書籍由院供給每學期學費五十元經各大叢林保送者免收學費　居士專修科宿膳書籍自備每學期學費三十元

五、畢業期限　預科三年　本科四年　研究院二年　藏主專修科一年　居士專修科三年

六、考試科目　預科國文　佛教常識　本科國文　佛教歷史　各宗大意　經論摘譯　研究院國文　外國語　才能測驗　呈繳專題研究之論文或研究綱要　藏主專修科國文　佛教常識　居士專修科國文國學常識

七、報名地點　北京德勝門內甘水橋胡同六號本學院

八、報名日期　國曆七月六日至八月廿一日　夏曆五月十六日至七月初三日

九、報名手續　(一)呈驗戒牒及住證等證明文件　(二)填具報名單　(三)領取准考證

十、考試日期　國曆八月廿三日至廿四日　夏曆七月初五日至初六日

十一、考試地點　北京德勝門內甘水橋胡同六號本學院

十二、錄取日期　國曆八月卅一日　夏曆七月十三日

十三、入學日期　國曆九月五日　夏曆七月十八日

十四、入學手續　錄取者經本院榜示後應邀同保證人到本院註冊填寫入學志願書保證書保證人須年在三十歲以上曾任北京叢林住持者

本刊鳴謝

茲示各方大德惠助印費謹佈芳名藉申謝意（以收到先後爲序）

陳繼庚居士	貳元
無名氏	肆元
孫濟麟居士	叁元
陳宏居士	貳拾元
郭士傑居士	五角
趙丕安居士	五角
慧厚居士	捌元
許思平居士	叁元
張竹僧居士	拾元
杜春藻居士	拾元
高密順泰寶號	伍拾元
高密德和成寶號	肆拾元
高密道子琳居士	貳元

本社啓事

本社爲便利滿洲讀者起見，特約定：

一、新京長春大街護國般若寺

二、營口通惠街佛經流通處

爲滿洲國代銷處。經理全年訂閱及門市零售滿洲國讀者訂刊，請直接向上開各代銷處接洽爲荷。

佛學月刊

第三卷第十一、十二期合刊（第三十五六號）

民國三十三年五月三十一日出版

編輯兼發行者 中國佛教學院佛學月刊社 北京西安門內甘水橋胡同大號 電話四局〇六七大號

印刷所 新民印書館

代售處：

北京西安門外大街 北京佛學書局

上海國路 上海佛學書局

北京東城大佛寺內 中國佛教流通處

天津特別區十四號路 天津佛教功德林

天津東南城角草廠庵 天津佛教居士林

新京長春大街 護國般若寺

北京東安市場 保文書店

北京琉璃廠 京古書店

青島 ... 記書報社

唐山南市大街 佛教同願會唐山分會

石門市玉隆里 佛教同願會石門分會

營口通惠街 佛經流通處

價目		
零售	本期合刊每冊實價國幣四角	
預定	全年	國幣二元 郵費在內

注意：

（一）訂款（以北京通用之郵券代價）務須用國幣掛號寄來。

（二）華中各地讀者，請逕向上海覺園路一五四號佛學書局訂閱。全年國幣十元。

（三）訂戶來函更改住址或查詢其他事宜，須寫明訂單號碼。

中國佛教學院流通書籍

自三十三年三月十日更定價格如下

中國佛教學院叢書

三法度論彙譯	一冊	定價二　元
西藏語讀本	一冊	定價一　元
梵網經心地法門品會譯	一冊	定價四元四角
佛教梵文讀本	二冊	定價九　元

敦煌佚律

四部律幷論要用抄	一冊	定價二元六角

流通書目

釋迦氏譜　毛太紙	一冊	定價一元四角
釋迦氏譜　粉連紙	一冊	定價三　元
釋氏蒙求	一冊	定價七　角
瑜伽燄口施食要集詳註	一冊	定價三　元
大方廣佛華嚴經修慈分 天請問經	一冊	定價九　角
禪苑蒙求	一冊	定價三　元

年刊

中國佛教學院年刊	一冊	定價四　元

中國佛教學院講義

(五)菩薩瓔珞本業經疏	一冊	定價五元四角
(六)律學初階	一冊	定價三　元
(七)隨機羯磨略釋	一冊	定價四元五角
(八)金剛三昧經論	一冊	定價六　元
(九)四分律含註戒本略釋	一冊	定價七　元
(十一)賢首義學	一冊	定價十元八角
(十二)中國佛教地理	一冊	定價六　元
(十三)諸子輯要	一冊	(續　出)
(十四)佛教美術史中國篇	一冊	定價十元七角
(十五)詩學舉隅	一冊	定價五元五角
(十六)佛學古史讀本(五十三篇)		每頁定價五分
(十七)戒乘律要	一冊	定價一元二角
(十八)八宗綱要鈔	一冊	定價六　元
(十九)毘尼心略疏	一冊	定價　十二元

流通處：北京德勝門內甘水橋胡同六號中國佛教學院出版部